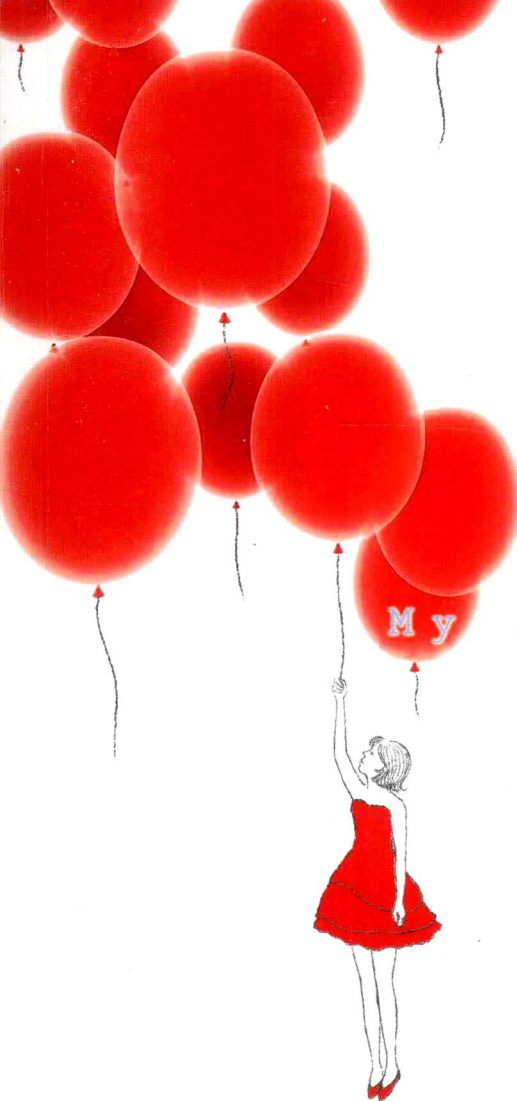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都市 甜蜜

〔韩〕郑梨贤 著 崔莲花 译

My

Sweet Seoul



南海出版公司

我的都市 甜蜜

〔韩〕郑梨贤 著 崔莲花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甜蜜都市/[韩]郑梨贤著,崔莲花译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0.9

ISBN 978-7-5442-4835-8

I. ①我… II. ①郑…②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283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9-237

My Sweet Seoul

Copyright © 2006 by Jeong Yi Hyu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Thing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
This translation Copyright arranged with Moonji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Carrot Korea Agency, Seoul, KORE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发行。

我的甜蜜都市

[韩]郑梨贤 著

崔莲花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苓

特邀编辑 杜益萍

装帧设计 王晶华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9.5

字数 200千

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4835-8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成年的日子	1
选择的时代	27
危险的街头	77
那些致命的裂痕	121
恋人们的秘密	159
不能回首的岁月	197
影子城市	237
几乎所有爱情的法则	257
车站,首尔,二〇〇六	283

成年的日子

前任恋人结婚这一天，人们会怎样度过？

或许，会一个人旅行，躺在南太平洋海边喝着鸡尾酒，然后洒脱地祝对方幸福；也可能背着装满石头的行囊，去爬北汉山或横渡潜水桥，下山时再把石头一块块丢弃或看着水面发呆，突然号啕大哭……

那么，我呢？我，上班，和周三早上的任何一个上班族没什么两样。今年的年假已经在去年夏天提前用掉了，况且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视听说明会。“部长，我想去一趟北汉山，可不可以请一天假……”这样的话，无论如何我都说不出口。我也不可能打电话给他，抱怨为什么不选在周末或假期举行婚礼，而非要选在周三。我不是那种厚脸皮的人，不知道这是侥幸还是不幸。

说实话，直到午休时间，我根本没想起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。手机的纪念日服务提醒了我。在 AM11:59 到 12:00 的瞬间，我正犹豫午餐吃越南米粉还是炸酱面，手机冷不防响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“哀悼！大猩猩死亡”。“大猩猩”是他一直不肯承认的绰号。他是那种只要我提起结婚就浑身发抖的家伙。

“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没脑子？你不知道在我们国家，婚姻就是一种牵

绊吗？结婚的一瞬间，爱情就进了坟墓！”

他用了“坟墓”这个词。此刻，他应该在江南区的某个礼堂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每天在我耳边说什么要摆脱毫无意义的形式，永远自由地恋爱……而我却在和他分手不到六个月的某一天，收到了他的结婚请柬。

附在请柬中的信里写道：“我亲爱的恩秀，我们就像是一家人，相信你会真心为我祝福，祝你健康！”还是那歪歪扭扭的拙劣笔迹。请柬和信被我撕成碎片，扔进了垃圾桶。他结婚的日子也被我写入了手机，当那一刻到来时，我要面朝南方，双手合十默哀，然后扔下一朵菊花，再用鞋跟碾碎。

现在，这一时刻已经到来，忍耐已久的愤怒可以尽情爆发了。可奇怪的是全身血液没有倒流，胸口没有发闷，心跳更没有加速。连背叛、嫉妒、自我怜悯都没有。和每一个正午时分一样，我只觉得肚子非常饿。

我点了双份炸酱面，吃了个精光，不断地打嗝，心绪却异常平静。这一天没有南太平洋度假村的鸡尾酒，手上只拿着一杯三千八百韩元的星巴克摩卡咖啡，在回办公室的路上，我被一种罕见的苦恼包围。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可是，为什么今天的我毫无感觉？

或许我已经没有热情，以后热情还会越来越少？心中忽然涌起一丝恐惧。这样下去，我恐怕会像冰箱里的冻明太鱼一样，硬邦邦地老去，变成永远没有感情的人。虽然加了很多咖啡伴侣，摩卡咖啡的苦涩还是在口中蔓延开来。不是因为和从前恋人的回忆，而是想象着自己如冻明太鱼眼睛一般浑浊的未来，不禁鼻子一酸。我抬头看了看钟，两个小时后竞标的视听说明会就要开始了。如果不小心把妆弄花就完蛋了。锁上洗手间的门，我没有痛哭流涕，而是狠狠擤了一下鼻涕。前任恋人结婚这一天，我没有流泪。原来，我真的长大了。

刚走进办公室，耳边就传来黄部长洪亮的声音：

“你们也快准备，补补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两个没上几天班的女实习生惊讶地瞪大眼睛。

“带你们一起去见客户啊，说明会上太冷清可不行，你们站在后面当背景吧。和黑黢黢的吴恩秀或者我比起来，客户看着你们的漂亮脸蛋，才不会觉得说明会那么漫长嘛。”

吃太多的吴恩秀，发质不好的吴恩秀，肩膀太宽的吴恩秀，这些我都可以容忍。被 Rain 迷得神魂颠倒的吴恩秀，好高骛远的吴恩秀，也勉强说得过去。但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“黑黢黢”。我紧紧握着刚拂完鼻涕的手纸，尽量让自己冷静。部长丝毫没有察觉他的言辞有什么不妥。

即使大声反驳：“黑黢黢？您没长眼睛吗？”“您知道自己在拿女员工的外表开玩笑吗？请马上道歉！”我被取笑的命运也无法改变。黄部长虽然比较厚脸皮，说话有些刻薄，但没有什么恶意。如果不较劲，他肯定会打圆场说：“哦？恩秀小姐生气了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对。”让我赶快消消气。

金光锡的一首老歌中唱道：“又一天离我们远去，我以为青春会停留，可不死不活的三十岁就这样来了。”写歌词的真是位高人。人们对三十岁的忠告数不胜数。二十九岁的秋天，我就像刚给孩子打过预防针的母亲一样安慰自己：“来吧，三十岁！我要和你战斗，绝不服输。”虽然幼稚，却有几分悲壮的决心……

现在我已经三十一岁了，却觉得还可以接受。长大一岁，皱纹不会

突然增加，也不会有孩子突然叫我大婶，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。反而是对那些齜齜、可耻之事的忍耐度大大提高这一点，令我吃惊不已。

差不多两年前，我来到现在这家公司，一家代理企业社刊和说明书等编辑工作的公司。和大部分上班族一样，工作有时很有趣，有时很无聊。这段时间为了参加一家保险公司公关刊物的竞标，我忙得不可开交。两个小时，准备了十多天的竞标视听说明会就要开始了。虽然把握不大，但只要努力，还是有可能中标。就在我以惊人的敬业精神，用擤鼻涕代替痛哭，和前任恋人彻底告别时，我的顶头上司却提出了如此富有想象力的创意。

对于忍耐，工作七年的我早已驾轻就熟。我乖乖地坐上部长老爷车的副驾驶座，带着后座的女实习生开心地前往说明会现场。初三时，数学老师每次走进教室，都用粉笔在黑板中央画一个点，然后说：“不想听课的同学别影响别人，就看着这个点。”那时的我本能地拒绝所有大人的指令，却不知为何很想服从这种压力，于是整整一个学期的数学课，我都盯着那个白点发呆。好吧，把这些实习生想象成那个白点就好了，哪个公司没有游手好闲的人？这样想，也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说明会波澜不惊地结束了。电视里的职业女性总是口齿伶俐、语惊四座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傲人的口才和能力，但现实就是现实，只要没有明显的失误就是万幸。部长称今天大家都很辛苦，提议一起去吃烤五花肉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去，已经约了朋友。”

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说道。这是我唯一可以报仇的方法。

当然，我并没说谎。在今天这样的日子，我约了最好的朋友在仁和优熙。和闺蜜一起对大猩猩的结婚表示哀悼，是多么美丽的风景。至少，

在仁亲切地抛出一颗大型炸弹之前，多年的友情不得不让我心存感激……

在仁切了一大片法国香肠放进嘴里，说道：

“我要结婚了。”

我一下子没听清，餐厅的音乐声太大了。

“她说什么？”

我问旁边的优熙，优熙神情恍惚地嘟囔：

“好像是……结婚？”

在仁难为情地轻轻低下头。额前齐齐的刘海衬得她格外年轻，这一刻，刘海可爱地晃动着。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，可脑子一片空白。

“啊？不会吧？”

先开口的人不是我，是优熙。看来，她受到的打击不比我小。没错，对三十一岁的未婚女性来说，最令人沮丧的不是身边的同事中了彩票，也不是曾经比自己成绩差很多的高中同学脱胎换骨通过了司法考试。当然，遇到这样的情形，是会让人心生一丝妒意，但鉴于这些本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，通常很快就能接受。三十一岁已经是可以用微笑面对这些的年龄。

但是，今天的情况不同，有着本质的区别。闺蜜突然宣布结婚，这无疑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晴天霹雳。

“对不起，不知不觉间，事情就这样了。”

在仁的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的歉意。

我不清楚她是因为没有提前告诉我们而愧疚，还是因为先结婚而抱歉。突然间，我们好像成了陌生人。我努力让自己镇定，好不容易平静地问道：

“你到底要跟谁结婚？不是没有男朋友吗？”

“还记得吗？前段时间我说周末要相亲。”

已经到嘴边的惊讶被我生生地咽了回去，脑海中浮现出当时的情形。差不多两周前的一个周五晚上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在仁一脸厌恶地说自己明天要相亲。当时，优熙冷笑着问，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还要去。在仁叹了口气，回答：“没办法，和父母一起住，就得满足他们起码的要求。”

“就是说，认识才两周就决定结婚了，是吗？”

“哎，你用正常的思维思考一下，这可能吗？”

在我和优熙的夹击之下，在仁很认真地说：

“不止两周，今天是第十七天。”

优熙和我不由得面面相觑。我和优熙、在仁成为朋友整整十五年了。十八岁那年，我在图书馆天台看到初恋男友怀里抱着别的女生，哭闹着要自杀时，守在我身边的是优熙和在仁。二十三岁，优熙得知自己怀了已经参军的男友的孩子时，在仁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奖学金垫付了手术费。我和在仁握着刚从麻醉状态中醒来的优熙的手哭个不停……现在的我，像当时一样鼻子一酸。

十五年显然是一段漫长的岁月，我们是闺中密友，也有各自的生活。何在仁，你为什么偏偏选在我的前男友大猩猩结婚的今天，给我当头一棒？很快，我意识到自己的抱怨毫无道理，心里忽然一阵冷静。靠着十五年友情给予的力量，我好不容易问出了在仁想回答的问题。

“真了不起啊，是多优秀的男人？”

在仁的脸色马上变得阳光灿烂。比我们大四岁的泌尿科医生，是家里的小儿子，其父是教育家，他以后会和同事一起开一间自己的医院，等等，在仁喋喋不休地说着。她并没有提那个男人头发和眼睛的颜色。

呵呵，这里可不是小王子生活的星球，她结婚的对象显然是个黑头发、黑眼睛的韩国人。静静在一旁倾听的优熙突然冒出一句：

“你为什么爱他？”

爱？在仁像是听到了不该听的话，天真地眨眼睛。她每次眨眼，做过双眼皮手术的痕迹分外明显。我转过头，看到餐厅墙上挂着克里姆特的《吻》。男人和女人身体交缠，热烈拥吻。我忽然很想知道，炽烈的吻之后，他们的爱情会是怎样的结局？成功，还是失败？在那个年代，爱情的成败也是用婚姻来衡量吗？

一夫一妻制社会的一个伟大规则：相爱的人未必都要结婚，但结婚的人必须相爱。可能爱对方本人，可能爱对方拥有的某种东西，也可能不知道爱什么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优熙问在仁“为什么”会爱上相亲认识的泌尿科医生，这个提问或许根本不成立。

在仁把啤酒拿到嘴边，作势喝了喝，杯里的酒却不见少。她把酒杯啪地放在桌上，缓慢但坚定地说：

“这个，很难用语言表达。”

然后，她将右手放在胸口上。

“这里有一种感觉，啊，原来就是这个男人。放心，你们很快也会有这种感觉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听起来很像校长在回答女高中生关于大学生活的种种疑问时，常说的那句“你们上了大学就会知道”。我嗅到了终于挤进围城的胜利者的傲慢，难道是自尊心在作祟？我默默嚼着香肠。优熙仍不肯罢休，怀疑地问：

“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吗？”

“该了解的”不仅仅包括有没有房子和私生子、是否有秃顶基因，还

有更深层的含义。在仁却好像完全听不懂，一脸天真的样子让优熙不得不抛出最后一击。

“哎哟，急死我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确定那是可以和你同床共枕一辈子的男人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说了你们也不明白。”

在仁今天说话的口气和平时不同，格外谨慎、文雅，我惊讶得差点咬到舌头。

“那些都不重要，关键是精神上的默契。”

在仁起身去了洗手间，优熙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
“这丫头疯了吧？”

我没有理由不认同。

“嗯，有点。”

“人可以一瞬间发生这么大变化吗？在仁不是以在床上无法超过三分钟的理由甩掉了之前的男朋友吗？那个三分钟男人是干什么的来着？对了，是三星集团的研究员，还是摄影记者？”

优熙没有意识到，对准新娘的情史了如指掌是多么危险的事情，丝毫没想到要压低声音。

“什么？就是这个男人？开玩笑吧。如果是那种感觉，我每遇到一个新男人都会有，到现在都有二十遍了！恩秀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我？不知道。别说是确信，每遇到一个男人，我总是陷入“上帝，这是我的男人吗”的怀疑和混乱中。怕万一不是又无法挽回，总是连冰山一角都没看到，就在犹犹豫豫中草草收场，这才是我的风格。

从餐厅出来，我们各奔东西。在仁要去看请柬的设计样本，优熙要回公司。这样反而好一些，我需要独处，好整理混乱的思绪，于是决定

走一站地。可是，过了新村路口不到三十米，我就后悔了。

这里到处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。我必须像个驼背老奶奶一样，穿过那群身穿超短裙、裸露着修长大腿的女孩。“小心点，穿那么高的高跟鞋，老了会得关节炎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无法无天！”嘟囔了半天才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开始自然而然地用“现在的年轻人”这样的词汇了。想到这里，脚腕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

谁都有需要安慰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旧情人结婚、闺蜜也宣布结婚的日子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通讯录，一个个人名按顺序出现在屏幕上，那感觉很残忍。

电话号码代表着一个人的一切，我悲惨地翻阅通讯录。

姜×哲，上上个月分手的男人，不，经别人介绍认识后，一共约会了十次左右，说分手有些严重了。这人一有机会就想灌我酒，然后指着宾馆的霓虹灯说要去休息一下。现在是二十一世纪，还用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里老套的方法泡女人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本想按“删除”键，迟疑了一下，跟我同岁，还是某集团的代理，先留着吧。

金×泰，咦？这个人的号码怎么还在？他是我大学时代短暂交往过的同系师兄，毕业之后就没了联络。去年他忽然把电话打到了公司，欣喜之余，约我共进晚餐。当年的他像张国荣一样英俊潇洒，如今却成了脸肿得像面包的中年大叔。之后他发来邮件说要和我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弄得很烦，后来却得知他太太正怀着第二个孩子。他撒弥天大谎却脸不红心不跳的样子，至今仍令我肃然起敬。

朴×勋，一家曾经合作过的公司的企宣负责人。我和客户的关系一直不错，但毕竟是工作关系，一旦私下里有了交往，彼此都很危险。这

个行业的圈子其实很小，一有什么新闻立刻会满城风雨，而且合作的关系也难免会让对方怀疑自己另有目的。我们很谈得来，但碍于工作，关系只能算马马虎虎，多少有些遗憾。今年春天，听说他去了另外一家公司，那之后连路上的偶遇都没发生过。

今天这样的夜晚，他应该是个不错的酒友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决定发短信给他。短信真是个可爱的工具，不想面对电话中尴尬的沉默和面对面无话可说的困扰时，用短信交流再合适不过了。不知道没有文字的年代，人与人之间的秘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递的。

给一个不算很亲密的异性发短信时，最重要的是自然、酷。要让对方觉得，我可不是每天对你念念不忘，只是今天突然想起了你。但为了引导对方尽快回复，最后一句最好用疑问句。

——今天突然想起你，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了。有点无聊的夜晚，你在干什么？^^

原想去掉最后的表情符号，想了想就这样发出去了。踽踽独行到公交车站，仍然没有回复。我抚摸着安静的手机。“嘀”，短信提示声和公共汽车几乎同时到达。我毫不犹豫地放弃公共汽车，确认了短信。

——W 百货商场大酬宾，购物满十五万元，送优惠券。另有十位幸运顾客将获得免费海外游！

无奈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，面无表情。我的人生就是这样，等待的召唤迟迟不来，莫名其妙的诱惑总在眼前。不想再等公共汽车了，于是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在家门口的便利店，我把两听啤酒装进了黄色的塑料购物篮。正犹豫着下酒菜是选奶酪干还是肉脯时，听到了一声轻快的“嘀”声。

——好久不见啊，恩秀小姐。我正在江南喝酒，你在附近吗，要不

要过来？

我悄悄从购物篮里拿出啤酒放回冰柜，走出便利店，强忍住马上回复的冲动。既然对方发出了邀请，现在决定权就在我这一边。我想洗个温水澡，换上适合第一次约会的衣服。

为了找他所说的那家酒馆，我在巷道里徘徊了十多分钟。找到酒馆推开门的一刹那，眼前的景象令我惊愕不已。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，二十几个人拼了好几张桌子，几乎把整个酒馆包下了。当我觉得受到意料之外的侮辱时，总想马上逃跑。我站在门口低头想，现在还不晚，立刻转身出门就行了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的朴×勋大声喊道：

“哇！吴恩秀小姐！真的来了。”

他用了“真的”这个词。难道没想到我会来，只是随口问了一句吗？我咬了咬嘴唇，努力挤出笑容，朝他挥了挥手。从家里打车到这个地方，花了我一万三千五百元，还穿了只在特别的日子才舍得穿的紫色连衣裙。今天是我前男友结婚的日子，说不定也是他们的初夜。我在这个夜晚，有义务让自己过得比任何人都幸福。

一如既往，我的愿望很难实现。

“恩秀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，有一年了吧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我含含糊糊地回答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大概是在七个月前，我连那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总是清楚地记得没用的事情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这好像是一个电影公司相关人士的聚会。朴×勋现在就职于一家电影宣传公司，算是聚会的特邀嘉宾。他既不是主人，又不想单独约我出去，

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约到这里来。不久,我就大概摸清了他幼稚的意图,因为坐在对面的一个女人一直偷偷盯着我。乍一看,那个还算有点姿色的女人好像正在跟谁闹别扭。朴×勋显然意识到了她的反应,显得很不自在,这一切都没逃过我的眼睛。

这样看来,我在他们你来我往的恋爱中受邀当了诱饵,即诱发嫉妒的目标,说得好听点就是爱的信使。我怎么会让自己这么狼狈?我应该愤然甩开侮辱的镣铐,像犀牛一样冲出去吗?但站起身来独自离开的是坐在对面的女人。朴×勋立刻脸色苍白地追了出去。除了“玩得真热闹啊”,我想出去是更适合的表达。

我仰脖喝了一杯烧酒,喉咙热辣辣的。心中正升起一股自己都抑制不住的怒火,血不再是温的,我可以重新沸腾到一百摄氏度。一想到自己不会变成寒冰魔女而终老,突然觉得还挺幸运。

“很无聊吧,这里?”

不知是谁,像漫画里的主人公一样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不光是这里吧?”

我温和地附和。

“也不是,各有各的乐趣。”

“看来您的脾气很好啊。”

男人扑哧地笑了。

“我快闷死了,稀里糊涂来了这里,一个人都不认识。”

一秒,和第一次见面的异性的眼神相遇一秒之后,心脏就有了反应。我赶快纠正自己歪歪扭扭的坐姿。眼前这个男人清秀白净,给人的印象很好。二十三四岁?不是双眼皮,但明亮的眼睛透着善良,鼻梁又高又直。他往我的杯里倒满酒。